



苦 文

□ 黄玲玲

在宿舍住了一晚，脚踝就起了无数疙瘩，像戴着两个红色的脚链。奇痒无比，买了几管药膏轮番上阵，效果都不明显。有事没事我就抱着双脚抓挠，直抓得双脚红肿不堪。

好不容易轮休，赶到父母家去，进门就冲正在切菜的母亲喊：妈，快看我的脚，有什么办法帮我止痒啊？母亲说没事，用艾草煮水泡泡就好了。于是，她到厢房里寻了晒干的艾草，洗净，下锅，加水，放在炉子上煮。

煮好的艾水，呈褐色，散发着一股药香。母亲舀出一小碗来，让我趁热喝下。苦啊，喝得我直摇头。母亲说，这内外一逼，毒气就全出来了，泡个两三回，脚就好了。我将双脚浸在木桶里，边听母亲说话，边擦洗红疙瘩处，泡了半个多小时，擦干，上药，神了啊，一夜睡到天亮，竟没抓挠一下。早早晚晚一连泡了五次，红疙瘩全消了，只留下一些小红点。

煮过的艾草，母亲放在太阳下晒干，说是留着给鸡熏蚊子。

这些艾草，都是母亲端午时插在门上的。那时候门框上是一丛绿，透着清香，进来出去，都闻得到。一天一天，这绿就黄了，萎了，枯了，似一把干柴。母亲将它取下来，收好了，一年又一年的，都存放在厢房里。

艾草是母亲去野外割的，荒野地里到处都是。母亲割了来，给猪生一

堆火，鸡笼前也生一堆火，让烟袅袅地升起，驱蚊。猪睡得安稳，长膘。鸡不吵不闹，下蛋。母亲也给我们煮上一大锅用来洗澡，祛痱止痒。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满身都是痱子，我们兄妹的皮肤却干干净净，不痛不痒。

曾带着苦艾远走他乡。

去年去成都，临行前，朋友托我给她外甥女带一捆艾草。他的外甥女流了产，在家静养，说要用艾草洗澡，却遍寻不着。我的皮箱上捆着那捆艾草，坐汽车，转火车。在火车上，同车厢的人对我带着这捆枯草不解，问：是辟邪之物？我笑，说端午时它辟邪，现如今却有安神止痒之功效。

哦，艾草啊。原来都认得它，只是艾草都挂在老家的门前，生在老家的荒地上，如今城市新家的防盗门上，再也没挂过那绿，生分了。

看看苦艾，看看老了的母亲，不禁想，母亲如艾，出生贫贱，自生自长。她从不抱怨生活的苦，安稳而知足。你只要给她一个生活的空间，那小日子就会过得红红火火。老了的她，依然不服老，为子孙开荒种豆子、做腌菜，只要你喜欢的，她都能想到，会变戏法一样地变出来。

母亲没出过市区，没进过省城，没坐过火车，更没见过高山大海。她一直生活在小镇上，就像一株艾，在野地里默默生长，老了，枯萎了，留一身苦香，无怨无悔。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
电话:65233686



□ 孟祥

正好闻闻蒲葵叶淡淡的清香，那似花非花、似草非草的神奇味道。

闷热的夏夜无风，每当此时，我们当地人都要在外面纳凉。吃罢晚饭，家家户户就忙活开了，大大小小的竹床、铺板都往外搬，然后各家都往地上泼水，太阳落土，暑气退去，便有了阴凉感。趁天未黑，人们抹床、铺席忙得欢，待天黑定，便都上床歇凉了。于是邻里间开始拉家常，说笑话，人人手里一把扇，一边扇着，一边不时地在身上、腿上“扑啪”一下，拍打蚊子。疼孩子的母亲，一把蒲扇扇得孩子凉爽极了，很快入了香甜的梦乡。

慢慢有了电扇。起初，人们嫌电扇的风硬，不如蒲扇风力柔和、宜人。后来，电扇越做越好，有的竟能模拟自然风。一按开关，满室生风，比挥扇子有用多了。尤其是夏天做凉面，电扇更显出了它的威力，将煮好的面挑起摆在电扇前，两下子就扇凉了。

空调走进寻常百姓家后，室内室外两重天，蒲扇功成身退，不知不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前几天回乡下老家，表妹带我去赶场，忽见一个老头儿挑来一大担蒲扇，买的人不少。我奔过去拿起一把，不错，正是原先用的那种，扇柄有些糙手，但拿着亲切，一扇扑面都是风。我又惊又喜，买下两把，一把准备带回家自用，再送母亲一把，闲时拿起摇一摇，扇一扇，在城里充斥的各种工业怪味中，闻一闻蒲葵叶淡淡的清香味儿，定然会耳目一新。那是草根生活的滋味。



洛阳网

WWW.LYD.COM.CN

— 洛阳人的网上家园

点击生活 服务无限

地址: 洛阳新区开元大道报业大厦22层 广告热线: 0379-65233618